

泰和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 二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泰和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月

目 录

泰和古县城旧址考	尹建华	(1)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罗家圩地方的 农民运动	李芳安、曾宪柱	(3)
老营盘大捷	刘天源	(12)
中共泰和县委诞生地——仁善书院	鸿 丁	(15)
光辉的日子	尹建华	(19)
我在家乡革命活动的二、三事	彭 渤	(20)
铁骨铮铮撼神州	谭汤池	(27)
漆裕元老师在马家洲集中营点滴	罗蒸栋	(32)
砸《民国日报》社	阮德先	(36)
袁玉冰的少年	聂志刚	(38)
我们所知道的唐博士	邓 愿、李宗秩	(42)
浅谈泰和古代书院	尹立堂	(46)
泰和教育史断片	曾 仁	(51)
消灭血吸虫病害	顾铭康	(57)
解放前泰和天主教简介	肖 林、胡从鹤	(64)
民国时期的高言地方派系斗争	尹荣祖	(67)
地主武装头子——蒋竹书	晏伏秋	(74)

泰和古县城旧址考

尹 建 华

泰和县始建于后汉末建安四年（公元一九九年），原县名：西昌。吉安县较泰和先建，县治设现今永和，名曰东昌。西昌位于东昌之西，意为西方昌盛，故名。

《清光绪泰和县志》（卷一、历史沿革）载：“后汉末升庐陵为郡，析置西昌县，为庐陵郡治，其故城在今县西三里”，“西昌故城在今西门外，今所称上街城下诸处，皆其迹也。”

上街城下诸处：

“上街”乃现今县建筑建材安装公司南面，东起建安公司南大门前，西至文溪村大樟树下。上街东有烟街，即现今县粮油机械修配厂南面，东起该厂南面围墙，西至达尊坊。上街北有花园村（据传以前该处有一公园，是西昌县官府的游艺场）。上街西有街尾，即现今月池刘家。上街南有澄江河。

“城下村”即城墙下之意。位于今县石油公司北面沥青路西三百公尺处。一九七一年修筑沥青公路全废。居民肖氏，迁今官溪门口自然村。

据民间传说：前述诸街均为货栈商店，为便民买卖，还设有贸易市场，现上街北文溪通官溪的机耕道口。古名竹筱巷（县志上有此名），为柴茅市场。上街西大樟树下为牛猪

市场。文溪匡氏宗祠左侧大樟树下为崇余市场。坳街北有坛上、高壠、官溪等村庄。官溪村前有条小江通老河。以前外地来西昌县衙任官员的，乘船到官溪上岸（今官溪村民还习称他村为“官场上”）。上岸后途经高壠，新老县令接交“印章”（该村原名交印、后雅化为高壠），上任官员接印后，往南行进一段，就设坛拜印，搭台拜印后再入衙。设坛处就叫坛上村。以地名的来历，含义及定义分析，也是吻合的。

县文物普查办公室，一九八二年攫取的实物：在上街一带社员的猪栏里和菜园围墙上以及建安公司预制厂基建工地上，有许多东汉时期的建筑材料——网钱纹砖和同心圆纹砖。在城下村深挖一米处发现吉州窑瓷片，深挖二米处发现同心圆纹砖。

综上文字记载、民间传说、遗址遗物等资料，西昌古城就是现今西门达尊坊、文溪一带。

唐贞观元年（公元六二七年），邑人以西昌故城曾被寇陷，复移于安丰故城（旧址待考），属吉州。唐贞元三年（公元七八七年），移县治于白下驿，即今县城，绵衍至今。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罗家 圩地方的农民运动

李芳安 曾宪柱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罗家圩地方（即今万合乡，以下同）的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坚持革命，与土豪劣绅、地主资产阶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我县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农民运动的兴起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我们罗家圩地方曾经成立过农民协会（以下简称农协）。但是，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区的农协组织也就销声匿迹了。

一九二八年二月，赣西特委派曾延生同志从万安来到华盖山脚下的田塅村（今本县万合乡所辖）他姑父朱福元同志家里，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白天在楼上写材料，夜晚到群众中去宣传革命道理，播下了农民革命运动的火种。

曾延生同志离开田塅村后，二月底，其胞弟曾山同志也来到田塅村继续开展革命工作。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吸收了朱福元、曾金秀、曾宪柱、肖孟桂、肖孟珩、朱嘉元、朱海玉等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了中共田塅村党支部，选举了朱福元为支部书记，肖孟桂为组织委员，曾宪柱为宣

传委员。支部成立后，采用亲串亲、邻串邻、知心人串知心人的“单线串连”方式，很快地把当地的贫苦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成立了由朱福元、曾金秀、朱海玉、曾宪柱、曾才元、朱清香、肖孟桂、肖孟珩等同志组成的田塅农民协会小组。

国民党反动派发现曾山同志在田塅一带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暴动，便派靖卫团前来搜捕，可是，曾山同志早已转到沙湖新屋村去了。尔后，他又转移到永宁村肖祥法家里，继续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随即在竹村、下罗等村先后成立了农协小组。

这些农协小组成员，分布在罗家圩地方各地。从此革命的烈火，便在那里熊熊燃烧起来。

二、农民运动的规模

各地农协小组成立后，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农民运动的规模逐步扩大，每个农协小组成员负责发展三至五人参加农民协会。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罗家圩地方的大小村子都成立了农协小组，为农民革命暴动从思想上组织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二八年五月，为组织我们地方的农民暴动，一天夜晚曾山同志在肖家村的后背山上，召开了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党员和农协小组负责人。会议首先由每个农协小组汇报各地的土豪劣绅情况，然后进行讨论。在讨论中，提出了三条：一是打土豪劣绅，筹集资金；二是开展武装暴动，扩大革命影响；三是实行“三杀”（即杀土豪、杀劣绅、杀反动派）“五抗”（即抗租、抗粮、抗债、抗捐、

抗税），并决定在五月二十六日（即阴历四月十八日）夜晚举行农民暴动。

五月二十六日晚上，赣西特委派刘明铎、蔡金华二同志前来具体负责领导暴动。参加暴动的四百多个农协小组成员都在旧屋村曾才元同志家里集中，每人都戴红袖章，围红领带，持武器（梭镖）。在半夜十二一一〇点钟时，由刘明铎同志带队出发。原计划先到石虎塘村捉大土豪肖芳秋后，再往西塘村捉大土豪肖庭栋、肖烈攀。后来考虑西塘村的反动势力比较大，啸峰的农民又缺乏战斗经验，便临时改变计划，不去西塘村，转到流塘村去打土豪。到了流塘村，暴动队把土豪李继禄的家团团包围起来，破门而入，在床底下捉到了李继禄，并罚了他的款。这就是继我县三十都暴动后的又一次农民大暴动——流塘暴动。

这次暴动后，群众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而土豪劣绅却感到非常恐惧。暴动的第二天，大土豪肖庭栋、肖烈攀、蒋克章，惶惶逃到县城，请来了靖卫团丁二、三百人，驻扎在西塘村“德心堂”。靖卫团一来，到各地大肆烧杀抢劫，一些在家里未来得及走的暴动队员，被靖匪捉去，遭到敌人的捆、绑、吊、打，有的同志被打成重伤。如靖匪走到塘堤村去捉曾宪柱，未捉到他本人，便把他的父亲捉去被打得半死，还牵走他的耕牛一头，罚款一百六十六元；还有朱仕元、朱润苟、朱才才、胡××（庙前村胡家人）等同志被靖匪押到县里去，惨遭杀害。

敌人的残酷镇压，使各个农协小组成员，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和锻炼。许多同志被迫流亡到中洞、桃花洞、紫瑶山、东固山等地隐蔽了几个月之久，没有集中活动，直到一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红二、四团前来游击和一九二九年三月富田游击队前来打土豪，枪毙了地老虎罗自铎和捉到了罗传士、刘国焕等几个大土豪并罚款之后，隐蔽在外面的一些同志又陆续回到了家里，白天一面劳动生产，一面互相串联，夜晚在野外开会，继续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

三、农民运动的组织形式

一九二九年上半年，各地的农协小组由原来的隐蔽活动逐步地走向公开活动。尤其是到了六、七月间，各地的农协小组就象雨后春笋般地恢复和建立起来。与此同时，还先后恢复和建立了永宁、古龙、塘堤、竹村、木山塘、钱池、银坑等九个党支部，共有党员七、八十人。

同年六月间，于永宁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仁干区委（直属赣西特委的领导），选举了朱海玉同志任区委书记，肖亮椿同志任组织部长，肖全炳同志任宣传部长。中共仁干区委成立后，以“红旗社”的名义开展革命活动。在区委的领导下，罗家圩地方的农民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一九二九年十月，中共仁干区委奉赣西特委的指示，在朱家村成立了由朱海玉、肖亮椿、高继禄、罗自柏等同志组成的仁干区农民革命委员会筹备处，朱海玉同志任主任。后来筹备处迁至木山塘村。十月下旬，又迁至罗家圩文昌宫，并改称为仁干区革命委员会办事处。办事处除原来的几位同志外，还增加了罗良铨、肖祖尧、李继富等同志。旋即于十一月间，在罗家圩文昌宫正式成立了仁干区革命委员会，朱海玉同志为主席。全区也先后

成立了十二个乡政府，各自然村成立了村执委，公开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为了加强党对我县革命的领导，根据赣西特委的指示，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在固陂圩仁善书院成立了中共泰和县委。此时，原直属赣西特委领导的仁干区委则改由中共泰和县委领导。在中共泰和县委的直接领导下，罗家圩地方的农民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到一九三〇年二月上旬，仁干区革命委员会在罗家圩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撤销仁干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仁干区苏维埃政府，昌应吾同志当选为主席。区苏维埃政府下设内务、财政、土地、军事、裁判、经济、文化等部。各乡名称也由原来的一、二、三……十二等数字为乡名，改按乡的所在地命名为某某乡。如集义、罗家、坪上、芫头、南坑、下山、塘尾、店边、陂溪、啸峰、田塅、河边乡。村执委则为村政府。同时，还成立了农民赤卫队（王珍任队长、罗有楠任付队长）、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互济会以及船业工会等组织。从此以后，罗家圩地区的农民革命斗争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起来了。

四、农民运动的活动方式

罗家圩地方位于赣江中部东岸，谓之河东，与之相对的西岸，则称河西。

河东地区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农民革命斗争的不断高涨，使河西的土豪劣绅、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顿感惊慌，恐惧万分。他们害怕河东的游击队过河，把印霞江一带的船只全部调靠西岸，封锁起来，派人看管，不准人过

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派去做暴动工作的同志无法在白天过河开展活动，就转为定时间（夜晚十二点钟左右）、定地点（罗村的猴子石和社官庙二处）、定联络暗号（互刮三根火柴），秘密地来往活动，使反动派难以发觉我们的行动。当时，我们只有二、三只小划子船，不敢放在大河边，只好把小船扛到潭头村的小河里隐藏起来，遇到有紧急事情时，才扛出一只来。这几只小划子由船业工会负责管理。我们派去河西做暴动工作的同志，回河东汇报情况时，不能在河边叫船，只能按约定的时间、地点、暗号联络上了以后，才把小船划过去接他回来。如果要到河西去打土豪捉人，我们就事先把船扛出来，集中装人来往。这些活动都在夜晚进行，天亮时又把船扛进小河隐藏好。

在区、乡苏维埃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各种组织也都积极地开展活动。

1、赤卫队：每人都备有红袖章、梭镖，有的还备有鸟枪、土炮、松树大炮、猪崽子炮、神铳、油瓶打火炮等。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在沿河一带站岗放哨。各个村子都设有一个长期的放哨地点。区、乡政府经常在夜晚派人检查各哨部是否有人放哨？放哨口令是否知道？每个哨部还装了神铳，如果那个哨部放了铳，其它的地方就知道在那个哨部发生了情况。每逢召开大会，赤卫队员还要组织游行，呼口号。二是积极配合红军和游击队打仗，消灭白匪军。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敌军唐云山旅匪兵，由吉安过河，走水东一带，来到了值夏、陂头、万福桥等地驻扎，进攻苏区。为了消灭这伙敌军，我们的赤卫队配合红军在值夏、万福桥的四周岭上插上红旗，四面包围

敌军。敌军听到四周岭上到处打枪、打炮，都吓破了胆。在短短的时间内，消灭了唐云山一个旅，缴获枪支二、三千支和子弹数万发，俘虏敌军二、三千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2、少先队：当时无论是区少先队还是乡村模范少先队的队员，都要集中参加七至十天的军事训练。集中训练结束后，还要坚持半天分散训练。少先队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做好宣传工作（如写标语口号等）、替红军当向导、站岗放哨以及参加打土豪、分田地、送信等。送信时，不分日夜，不分雨雪，不分远近，随叫随送；站岗放哨时，认认真真，日夜坚守。

3、儿童团：把十五岁以下的儿童组织起来，负责站岗放哨。每个村子都设有检查站，负责检查来往行人，防止反革命份子搞破坏。如果发现没有路条的人，坚决不准通行，还要把他带到村、乡政府去查问清楚后，确实没有问题，才可放行。

4、妇女会：主要任务是宣传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做草鞋、布鞋慰劳红军。如果遇有红军或游击队、赤卫队来到时，还要负责送茶、送水。

5、互济会：主要是负责照顾红军家属和贫苦农民，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上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组织开展互耕、互助、互相接济等活动。

6、船业工会：主要是负责管理船只和担负河东与河西两岸的联络，以及侦察敌情等工作。

经过打土豪，分田地后，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为了支援红军，大家积极上交累进税。凡是上交的累进税，要运到距离五十多华里路远的九山乡（即今苑前乡九山

村)仓库去，当天往返。同时，为了配合红军消灭敌人，我们还要经常把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都隐藏起来，做好坚壁清野工作。

五、农民运动斗争的结果

由于罗家圩地方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吓得要死，怕得要命。有的一听到农民暴动的风声，就提前逃走了；有的被我们抓住后，押送后方，令罚其款，限期交清，款清人放；有的罪大恶极，受到镇压。

逃到外面去的一些土豪劣绅、地主恶霸，不甘心死亡，拉拢部分落后农民，组织靖卫团、守望队，继续与人民为敌。特别是在第三次“反围剿”后，大土豪、反革命分子刘萍生跑到河西，重新购买枪支弹药，组织靖卫团，以刘修光为团长，经常在夜晚偷渡赣江到河东来捉人，抢东西。为了打击靖卫团的骚扰和破坏，一九三二年上半年，罗家区游击队，注重了沿河设防。同年八、九月间，公略县(罗家圩地区曾一度属公略县管辖)苏维埃政府又把富田、淳化区游击队调来与罗家区游击队合编成一支游击队，两次进攻河西靖卫团，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一次战斗中，把啸峰的肖庭栋、肖烈攀带领的靖卫团全部消灭了。同时，罗家区中路游击队还活捉了靖卫团里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蒋香九(蒋家洲人)，并把他押送到县苏维埃政府，召开公审大会，当场把他处以死刑，有力地打击了靖卫团的嚣张气焰，使靖卫团再也不敢到罗家圩地方来扰乱了。

罗家圩地方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也给全县尤其是河西的仓岭、沿溪一带广大群众很大的影响。如仁千区委经常

派周日新、孙尚发、严文龙等同志到河西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先后建立了江边、清罗、仓岭、荷树、沅塘等党支部。一九三〇年三月间，沿溪地区的党员同志在罗家圩举行会议，成立了中共千秋区委会，周日新同志任区委书记。一九三〇年四月，又在仁千地区的长湖村成立了千秋区苏维埃临时政府，严文龙任主席，他经常随同泰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郭绍香到河西指导工作，开展革命活动。仓岭、沅塘、潋溪、沿溪一带秘密成立了农会。五月间，千秋区苏维埃临时政府便迁至河西的江边村，并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千秋区苏维埃政府，孙达铿当选为主席。这时千秋区委也从罗家圩迁至河西的荷树下办公。从此，河西的革命斗争日益发展。

经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不仅有力地打击了豪绅地主的政治、经济势力，而且也基本上推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进一步促进了农民革命斗争热情的高涨，苏维埃政权更加得到巩固和发展。

吴永泗整理

老营盘大捷

刘天源

一九三一年五月，我红军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对我苏区的第二次大围剿。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于同年七月一日重新组织军事力量，调集兵力，亲自出马，坐镇南昌督战，向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反革命“大围剿”。国民党“进剿”军的战略，第二次“围剿”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第三次“围剿”是“长驱直入，分进合击”，“进剿”军直接开进我中央苏区，找红军作战，红军则采取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歼的方针。在兴国莲塘、永丰良村、宁都黄陂连打三次大胜仗。当敌军对黄陂进行大包围时，红军又迂回其后，通过敌军间隙，转回兴国西南部。

一九三一年八月下旬（农历七月中旬），国民党军第九师、六十师、六十一师、五十二师驻在兴国。我红三军团等，则埋伏在兴国均村、茶芫岗一带的边沿山上。敌军折回兴国时，饥疲沮丧，“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只好退兵。至当月下旬末，敌九师、六十师、六十一师，从兴国出发经高兴开往吉安。我红军探得敌军撤离的消息，认为敌军回头北向，必甚疲劳，可乘隙打之。并决定立即拦截，把敌军消灭在回师途中。由红三军团第九师迅速转移，进行截击。敌军行进到老营盘、七斗等地，就遇到倾盆大雨，老营盘一带溪水猛涨，迫使敌军停止前进。我红三军团连夜从兴国茶芫岗赶至

老营盘，登上老营盘西南——浪川岭。指挥部扎在半岭子一户姓曾的老表屋内（该屋地处半山腰），黄公略同志亲临指挥。兵分两路：一路打正面。打正面的向石灰岭、半岭、淘金坑、庵上、新屋场、高明、沙湖、王家祠等地移动。一路打左翼。打左翼的向堵坑、小庄、牛牯岭一线活动，（该岭为老营盘一线最高点）。右翼由红一、五军团追击，使敌军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红四军向高兴圩线之敌攻击，红七军在兴国县城附近钳制敌五十二师。

八月二十九日（农历七月十六日）拂晓，我红三军团的军号震天，枪炮齐鸣，正在昏睡的敌军，还没苏醒，就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没有死的乱成一团，有的掉入深水中淹死，幸存的抱头鼠窜，登上老营盘附近的库头后龙山、旱丘、七斗等矮山负隅顽抗。我红军观察到敌军登山，就分一支队伍，急行走小庄登瑶婆岭，抄敌军后路，敌军顽固抵抗，本来疲乏已竭，我红一、五团从兴国赶到，在黄土坳、野猪坳、海螺形、旗面山、天聋地哑山、下马石、罗村等全线猛攻。敌军处于我红三、一、五军团的包围，四面受击，抵挡不住，从早上打到上午十时许，激战四个小时，敌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老营盘一线的小溪，黄泥水被染得殷红，战斗胜利结束。消灭了敌蒋鼎文一个整旅，共虏敌二千多，毙伤敌四千多，缴获步机枪二千一百多支，迫击炮十门，各种子弹六十余万发，战马数百匹，第二天（八月三十日，农历七月十七）我红军在老营盘乡田塅村开庆功大会。

老营盘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援助了高兴圩的战斗，敌军闻风丧胆，我军士气倍增，子弹不够扔石头，冲锋陷阵拼刺刀，激战二天，高兴圩的战斗也取得了胜利。

注：此文是根据老营盘战斗参加者刘天源口述和“毛选”第一卷，泰和、兴国烈士纪念馆等有关资料组写而成。

整理人：尹建华

中共泰和县委诞生地——仁善书院

鸿 丁

仁善书院，位于泰和东面，距县城五十华里，座落在今苑前乡所属的固陂圩、官田村和岭头村附近三角地带的一块洲坝上。洲上树木郁郁葱葱，遍地花草，碧绿如茵。书院三面有仁善河①环绕，河畔是鸡公岭紧围。这里一年四季，河水淙淙，蜿蜒流泻；鸟儿啾啾，鸣声悦耳；环境清幽，景色迷人。亲临其境，有如置身画图中，令人感到心旷神怡！当初人们选择在这个地方建造书院，确是具有匠心慧眼。

仁善书院是在不平凡的岁月里诞生，在不平凡的岁月里成长的。她已经度过了七十个不平凡的春秋，经历了多次严峻的考验，在我县政治革命和文化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五四”运动前夕，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开始萌发，全国各地掀起了办学堂废私塾之风，仁善书院（又称仁善学校）就是在这种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原仁善乡②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乡绅富豪和受过新文化运动薰陶的知识分子首先发起，决定由当时仁善乡所属八个都的群众捐资兴建一座校舍，开办学校，培育人才。经研究，推选颜肇鼎③等人为首士，具体负责筹集资金，设计建造等事宜。

书院落成后的次年春，开始建立义务高等小学。附设